



北醫藥學院藥學系第四屆畢業

台北醫學院藥學研究所碩士

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· Ph.D. Pharmacology

UCLA · Postdoctoral fellow, Pharmacology

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藥學系教授

廣州孫逸仙大學客座教授

日本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客座教授

專訪李哲夫教授

正港愛台灣「草地人」

採訪：鐘珮禎、陳俊亨、邱全秀

撰稿：鐘珮禎

李哲夫教授大學畢業後，在北醫藥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（與楊玲玲教授師出同門）；1969年赴美West Virginia university，取得藥理學博士學位後，1973年到南加大UCLA作post-doctor研究工作。於1975年到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（在spring field春田郡；伊利諾州為林肯的故鄉。）執教並研究至今。發表過許多論文於國際著名的雜誌上，在國際上享有盛名。

可別被以上這番介紹給嚇壞了！訪問李教授時，對李教授的感覺真有說不出的親切！他，喜歡笑，尤其喜歡爽朗地大笑；他，很愛說故事，口沫橫飛、比手畫腳地說了一個又一個故事。他，很國際化也很鄉土，言談中流露出一股濃濃的愛校愛國之情。

栽下一顆種子

李教授是花蓮中學的畢業生，第一次聯考考上高醫藥學系，因為交通十分不便（那時候可沒有便捷的南迴鐵路！）於是第二年重考，沒想到分數又恰巧落在北醫藥學系。就這樣因緣際會，與藥學結下不解之緣。不過，大學四年中除了唸書的日子外，他的社團生活可真是多采多姿呢！

他曾是柔道社第三屆社長，在李清楠教練的訓練下，南征北伐締造過許多光榮的歷史。他們每場必勝，只除了體專，秘訣在於賽前先和國手交手一個星期（李清楠教練有個專門訓練國手的道場），從莫名其妙被摔，進步到知道為何被摔，再漸進到懂得躲開。最後上場比賽時只要抓住逃脫的機會，就有摔贏別人的勝算。李教授笑著說：『自己是個鄉下來的草地人，很多事都懵懵懂懂的，多虧有李教練對自己生活的管教。』除了柔道外，他也很熱衷壘球，他認為北醫和高醫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“活潑”。在學校裡積極地參與各項活動，從與別人互動中能培養出極佳的溝通能力，將來無論從事什麼工作，都能表現出極強的伸縮性。

大學畢業之後，他在藥理研究所跟隨顏焜熒教授學習，取得碩士學位（楊玲玲教授補充說：顏教授是當時台灣藥理界的第一把交椅，徐千田院長為了與台大及其他學校競爭，還親自到日本聘請顏教授回國，並請顏教授長住於他的別墅中。）

服完兵役後，在老師的建議下，他申請獎學金到國外深造。說到“獎學金”，李教授認為北醫和高醫還有一個更大的差別，那就是高醫藥

學系畢業生，當年大部分都到國外當medical technologist（因為有薪俸），但北醫藥學系畢業生在老師的鼓勵下，大部分申請獎學金到國外拿學位。這也是李教授慶幸轉到北醫藥學系最大的原因。

在他鄉成長茁壯

之後到了West Virginia university。其實當初很多名校，像哥倫比亞大學等，也錄取了他，但因為這是一所新學校，很有發展性，而且李教授覺得自己是個草地人，適合到這樣的學校，於是便在那兒展開了四年的求學生涯。

很幸運地，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師－Dr. Flamine不僅傳授他學術上的知識，還教導他為人處事，尤其是和藹對待學生的態度，讓他後來到南加大收穫頗多，甚至到現在還獲益良多。

完成學業後，他先到UCLA作了兩年post-doctor的研究工作。當時UCLA有個傳統，每年由學生票選一位知名教授到該校演講。因為UCLA內的教授多為英國體系，對待學生的態度很嚴苛，有別於李教授（當年還是李助教）和藹可親地指導學生。所以，在他到該校一年後，學生便票選出Dr. Flamine到UCLA演講，理由只因爲“有其師，必有其徒”！

與Nobel Prize擦身而過

離開UCLA後，他接到了SIU的聘書，未多加考慮便欣然前往。而這一待，便是二十多年。這二十多年間，李教授發表過許多傑出的論文，演講地點也遍及許多國家。其中一場演講更因爲他無私地透露個人的研究內容，而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。話說在1975年，李教授偶然發現Nitroglycerine（心絞痛用藥），能使血管放鬆，但研究了數年始終找不出其機制。有一次他到日本演講，演講中透露了這個研究內容，沒想到不久後，Dr. Robert提出Nitroglycerine釋出的NO能使血管放鬆的理論。1998年，Dr. Robert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。至於發現NO，也是極巧合的事。Dr. Robert當時亦苦思不出Nitroglycerine的機制，-

日，他的助手誤將Nitroglycerine泡於pH=4的buffer中，沒料到，實驗中，血管的放鬆程度遠超過平常在pH=7的環境中。因爲有chemistry background，他靈機一動便想到，也許是Nitroglycerine在酸性環境下分離出NO的效果，經實驗証實後，他提出了這個震驚全世界的理論。

雖然自己的idea被剽竊了，但李教授還是很樂觀地說，得到諾貝爾獎，他也爲Dr. Robert感到高興。畢竟他已經八十多歲了，而自己還年輕呢！不過由此，他也得到一個結論，那就是各方面研究背景的人才聚在一起，各自提供所學，必能激發出新的idea。所以他很鼓勵我們申請研究計劃補助，在課餘，也能長期投入研究工作。

一切為台灣

而李教授經常趁工作之餘，回國探訪母校及老友，並致力於提昇國內的學術研究風氣，他認爲，身爲一個學術研究者，在台灣的外交困境中，唯一能做的便是提昇台灣的學術地位，使台灣能走出國際化。所以，在中共試射飛彈那一年，他力圖爭取到2001年在台灣舉行國際腦血管研討會的主辦權，而他真的做到了！

當時爭取主辦權的有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日本和台灣。投票委員來自世界各國，共十八位，其中日本就占了四位。很幸運地通過了初投，在第二次投票前，李教授向大會提出希望改採不記名投票，並給他五分鐘的時間介紹台灣。結果，台灣以八票險勝日本七票。但日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，並以未超過半數爲由，要求重新投票。散會後，李教授積極地遊說投票委員：第一，在台灣腦血管病變是十大死因的第二位；第二，日本已主辦過一次會議，若2001年改由台灣主辦，必能吸收到更多這方面的專家。

於是，一個月後，台灣以十二票大勝日本六票。李教授以卓越的智慧和口才爲台灣的國際化打了一場漂亮的勝戰！

李教授的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；然而他的謙虛、他的知足、他的開朗，他對北醫那一份深厚的關懷，對台灣那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情，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心中。——